



铁血武林

全庸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铁血镇江湖	谁是真凶.....	1
第二章	真假实难分	步步陷阱	33
第三章	初试美人关	国色天香	64
第四章	江湖茫茫路	步步杀机	95
第五章	御文府失盗	有苦难言.....	124
第六章	月黑杀人夜	因爱生恨.....	152
第七章	巧获绝世功	一展雄风.....	181
第八章	复职公义盟	误会重重.....	210
第九章	“铁血令”再现	敌友难辨.....	240
第十章	夜探修缘庵	敌踪再现.....	270
第十一章	最毒女人心	荡妇本色.....	296
第十二章	少侠遭诬陷	毒计连环.....	326
第十三章	初尝南女情	桃色罗网.....	357
第十四章	再探隐世人	冰释前嫌.....	388
第十五章	弑师案大白	艳妇漏网.....	418
第十六章	误陷桃花计	夜闯秘舵.....	447
第十七章	为宿仇诛魔	自相残杀.....	477
第十八章	掉包显神功	群魔惊心.....	510
第十九章	佳丽扮秘使	救人显爱.....	543
第二十章	怪僧伸援手	绝技现世.....	580
第二十一章	勘破红尘界	少侠丧志.....	607
第二十二章	少林遭劫难	孽缘应验.....	645

第二十三章	问剑霸武林	魔焰高涨.....	681
第二十四章	紫灯人头塔	鬼沼招魂.....	717
第二十五章	绝功戮三凶	少主解危.....	751
第二十六章	奇侠偶大意	故友遇害.....	784
第二十七章	消受美人恩	并肩江湖.....	816
第二十八章	盟主囚密室	真相大白.....	848
第二十九章	佳人险破身	奸徒遭报.....	881
第三十章	群侠显神功	元凶授首.....	913

第十一章 最毒女人心 荡妇本色

“人家不爱你……”

“住口！”

“你上峰去替他收尸吧！”

皇甫英忍不住开口道：“简非，可惜在下没死！”说着，缓缓走了过去。

简非面色大变，手按剑柄道：“你没死？”

皇甫英冷酷地道：“简非，别装腔作势，想动手么？你不是在下的对手。”

简非面上的肌肉一阵抽搐，目中尽是怨毒之色，虽然夜色迷蒙，但仍看得十分清楚。简非半晌才道：“皇甫英，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在地上学狗爬！”说着，又向燕小凤道：“你是跟我走，还是……”

燕小凤寒声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简非恨恨地道：“很好，你别后悔！”说完，弹身疾掠而去。

皇甫英面对这曾痴爱过他的人，不知该说什么好，一时

哑口无言。

燕小凤粉腮如罩严霜，冷冰冰地开口道：“皇甫统领，你可是春风得意呀？”

这话听来，非常刺耳，皇甫英尴尬地一笑道：“方才在峰头上传声示警的是燕姑娘？”

燕小凤“唔！”了一声道：“示警不错，但不是为了救你！”

皇甫英觉得再说下去只有自讨没趣，反正自己也无意要续这段情，随口道：“燕姑娘，不管怎样，在下仍要向你说声谢谢，告辞！”

“慢走！”

“姑娘还有话说？”

燕小凤死盯住皇甫英，好久，好久，才迸出一句话道：“我恨你！”

说完，猛一跺脚，如魅影般消失在夜幕中。

皇甫英怔在当场，不知是怅惘，是失望，还是悲哀。他又再一次尝受幻灭的滋味，在他出道以来的这一段过程里，有两个女孩子进入他的生命中，似昙花一现，来了，又消失了，如过眼云烟，只剩下心里一片虚幻空茫。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个声音把他从迷茫中唤回：“师弟，你怎么在这里？我们都以为你……”

皇甫英抬头道：“哦！是师兄！”

“你没事么？”

“没事，几位前辈呢？”

“他们先出山，师弟要回去见恩师么？”

“目前还不能，我得先返回‘公义盟’禀陈‘铁血令’被毁经过。”

袁天刚窒了一窒，道：“我们走吧？”

皇甫英茫然地点了点头道：“走吧！”

夜色凄迷，乱山丛杂，皇甫英心里一片空茫，似乎一切恩怨情仇，都离他远去了，他想：“武士本来是该寂寞的，什么名头，什么身手，到头来还不是一个空字，‘铁血令’气焰不可一世，但从此后，也会被人们慢慢淡忘的。此事本无凭，最后风流云散，留下的是什么？”

风和日丽，好景无边，由洛阳通往横曲的官道上，近二十坐骑，绝尘而驰，这些正是蜚声武林的“公义盟”铁卫士，人强马壮，雄风勃勃。

在这一队骁骑之后，另有一骑按辔徐行，马上是一个雄姿英发，美若子都的劲装武士，他正是铁卫士统领皇甫英，他似乎心事重重，不时皱眉蹙额。

渐渐，那队铁骑去远了，只剩下远远一片尘头，最后连尘头也消失了。

皇甫英木然望着远方，一任马儿自由自在地缓缓而行，他对眼前的景物，视而不见，完全沉入一片回忆中……

耳边同时听到两个少女的话声：“我恨你！”

皇甫英脸上浮现出一片凄苦之色。

蓦在此刻，马前突地出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冶艳妇人。

皇甫英定神一望，不自禁地勒住了马，这妇人好眼熟，似曾在哪里见过？

冶艳妇人媚荡地一笑道：“皇甫统领，幸会啊！”

皇甫英陡地想起来了，这妇人正是在孟津城外的河上与自己的“名单”换“秘典”的那个妇人。

她换回的秘典，又由燕小凤送回，照迹而论，对方当是“空空门”的弟子，当初所为，是受了掌门人“鬼手”燕归行的指使。

心念及此，冷冷地道：“芳驾在此现身，当非偶然，有何指教？”

冶艳妇人媚笑依然地道：“此地谈话不方便，换个地方再谈如何？”

皇甫英心中疑云顿起，这件公案已了，对方又要出什么花样？当下剑眉一挑，道：“在下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好谈的……”

冶艳妇人不等皇甫英说完，立即接口道：“不但有，而且是件大事！”

“什么样的大事？”

“此处不便讲，请屈驾到蜗居去一趟。”

“在下没空，要谈，便在此地！”

“此地是官道，人来人往，被人听去了后果相当严重。”

“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事？别是又谈交易吧？我……”

“对了，正是谈交易！”

皇甫英口角一撇，道：“像上次一样的交易？”

冶艳妇人用手抚了抚鬓边散发，“咕叽！”一笑，道：“这件事，你皇甫统领心里很明白的，是么？何必明知故问，反穿皮袄……”

皇甫英惑然道：“在下不明白什么？”

冶艳妇人秀眉一挑，道：“我得走了，来与不来，悉听尊便。”说完，转过娇躯，姗姗移步，头也不回地岔上了道旁小径。

皇甫英越想越觉不解，这妇人来的蹊跷，说的话，令人莫测高深，不知又想玩什么花样，也许她是受“鬼手”燕归行之命而来，也好，去见见老偷儿，把这桩公案作个彻底的了断。

于是，他一带马头，跟了下去。

那妇人似乎料定皇甫英必然会跟来，连头都不回，脚下却逐渐加快，最后竟展开了身法疾驰。

皇甫英只好催马紧随，双方保持大约十丈距离。

地点越来越荒僻，约莫也奔行了十来里光景，眼前出现一片疏林，目光透过树林，隐隐可见一幢旧屋，四周有短墙环绕，两扇木板门半开着。

冶艳妇人到了门边，回眸笑了笑，迳自入内去了。

皇甫英到了门外下马，把缰绳绕在门侧的桔树桩上，略一踌躇，昂首而入。

围墙内是个小庭院，杂种了些花草，三栋瓦房，形成了一个三合小院，静悄悄地不闻人声也不见人影。

冶艳妇人站在门边，一抬手，道：“统领光降，蓬荜生辉，里面请！”

皇甫英冷冷地扫对方一眼，举步入厅。厅里陈设很简单，像一般乡居人家，但却窗明几净，打扫得纤尘不染。

冶艳妇人笑态依然地道：“请坐！”

皇甫英也不谦让，在左首椅上落坐，冷沉地开口道：“在下时间不多，有事急于回‘公义盟’请命回禀，你有什么话，我们开门见山地谈谈好了。”

冶艳妇人在对面椅上坐下了，一笑之后，脆生生地道：“听说皇甫统领是‘东海老祖’的传人，此事当真？”

皇甫英冷冷地道：“芳驾不是说此来是谈一桩交易的么？请直说好了。”

“不错，是谈交易！”

“那就开始谈吧？”

冶艳妇人搔首弄姿地笑了笑，道：“我想其实也没什么好

谈的，事情很简单，少侠心里也明白的，只要你做个明确的交待就够了。”

皇甫英皱了皱眉，道：“在下一点也弄不明白！”

“那不是笑话了么？”

“在下从不说笑，一句话便是一句话。”

“是要我说出来么？”

“看来只有如此！”

冶艳妇人面色一整，沉声道：“如此，我就要说了，上次的交易，幸而拙夫有先见之明，预留了一招棋，不然，这一桩交易，可就蚀了大本了……”

皇甫英登时心头一震，脱口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冶艳妇人斜着眼一笑道：“少侠，难怪你能荣任‘公义盟’铁卫士统领，年纪不大，但城府却够深沉，话已说得很清楚了，何必……”

皇甫英意识到此中大有文章，但却无从忖测，对方首先提的是上次的“七玄秘典”换名单的事，莫非……心念之中，道：“何妨再说清楚些？”

冶艳妇人樱唇一抿，直勾勾地望着皇甫英道：“上一次的交易，可说是桩公平买卖，想不到少侠会来这一手……”

皇甫英愕然道：“什么一手？”

冶艳妇人粉腮一沉，但随即又换上了一副笑容道：“少侠得了名单后，却又把秘典盗了回去，这怎么说？”

皇甫英惊声道：“什么？你说在下把‘七玄秘典’又盗了回去，这话从何说起？”

冶艳妇人道：“这就要问少侠自己了。这桩交易，除了你我双方，无人知道，而且要从我夫妻手中盗物，也只有少侠这等身手的才能办到。”

皇甫英心中倏有所悟，那“七玄秘典”是“梦里花魂”燕小凤亲手交还自己的。只有一个可能，燕小凤盗秘典之事，她父亲根本不知道，这么说来，是自己当初不察，错怪她了。

对了，当初交易完成之后，她乘船追踪这一对夫妻，她若非启舱露面，自己决不会知道。如果她是共谋，必不会露面，当时，怎么会没想到这一点呢？可是事后她一直没有说明，才出了这一场误会……

一时之间，皇甫英深感愧悔交集，觉得很对不起“梦里花魂”燕小凤，难怪她恨自己这样深。心念及此，耳畔又响起了燕小凤的声音：“我恨你，我恨你……”当下一抬手道：“且慢，在下先请问一件事！”

“什么事？”

“当初那一桩买卖是谁主使的？”

“主使？没这回事。”

“那就是说，那桩交易是芳驾夫妇主动发起的？”

“可以这么说。”

皇甫英心念疾转，当初之所以怀疑是“鬼手”燕小凤父女幕后操纵，是因为燕小凤在现场露面所致，照这么一说，完全是错怪了她父女二人，燕小凤以家传绝技，盗回了“七玄秘典”，是大功一件，这误会太大了。当年持有此名单的“栖霞山人”关玉门陈尸王屋山，死因不明，看来得着落在这一对夫妇的身上了。

心念之中，俊面一沉，道：“当初那名单从何而来？”

冶艳妇人粉腮微微一变，道：“这不在我们这桩交易的范围之内，我可以不告诉你，是么？”

皇甫英冷哼了一声道：“那么‘栖霞山人’，关玉门是怎么死的？”

冶艳妇人娇躯一震，道：“什么‘栖霞山人’关玉门，我们不认识他，更不知道……”

皇甫英心头顿时涌起了杀机，凝视着冶艳妇人道：“只问你名单何来？”

“无可奉告！”

“如果在下定要知道呢？”

“莫非你想杀人？”

“必要时会的！”

冶艳妇人反而变得毫不在意地一笑道：“可是你不敢杀人！”

皇甫英不屑地哼了一声道：“如果说在下不敢杀人，芳驾可就大错特错了！”

冶艳妇人满不在乎地道：“除非你不要名单……”

皇甫英不由心头剧震，栗声道：“什么？名单，难道上次的名单是假的？”

冶艳妇人沉着镇定地道：“少侠不要急于发作，上次交换的名单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不过么……”

“不过什么？”

“我早说过，为了以防万一，我夫妻预留了一招棋，想不到这着棋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留了一招什么棋？”

“我夫妻照写了一份名单副本，论作用嘛……与正本无异。”

皇甫英霍然站起身来，气得“突突”发抖，目中抖露出一片杀机，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这一来，前功尽弃。

冶艳妇人紧接着又道：“奇怪，近日江湖传言，少侠是‘东海老祖’的传人，这档子事可说与贵派风马牛不相及，少

侠因何会插上一手呢？”

皇甫英知道这误会起于“百宝神姬”赠与他的那面“魔牌”所引起的，而这面“魔牌”是数十年前“东海老祖”风靡武林的信物，当然，这是不值得也不须辩解的。

冶艳妇人淡淡地又道：“少侠且请坐下，我们心平气和地谈谈……”

皇甫英挫了挫钢牙，道：“希望你能把那副本交出来！”

“如果不交呢？”

“死！”这一个死字的尾音拖得很长，令人听来不寒而栗。

冶艳妇人若无其事地“咯咯！”一笑道：“少侠，名单在拙夫手中，但他人不在这里，说老实话，你永远找不到他，少侠要杀我，可能很容易，但后果便严重了。如果这份名单落入‘铁血教’的人手中，名单上列名的……将无一能幸免。”

皇甫英双目赤红，恨不能一剑劈了她。

冶艳妇人话锋一顿之后，又接着道：“也许，少侠在考虑劫持我来交换名单副本，可是那也行不通，因为我已患了不治之症，生命对于我已失去了意义，我夫妻业已商量好，以我这必死的生命，换取他在武林中扬名……”

皇甫英气得面色泛了白，切齿道：“你夫妻够狠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完全无视于人性二字。”

冶艳妇人道：“随你怎么说吧，反正这件事已成定局！”

皇甫英怒极反笑道：“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很简单，仍以‘七玄秘典’交换名单副本。”

“你确定秘典在我手中？”

“在少侠手中更好，如果盗典的另有其人，那就只好请少侠去夺回……”

“寻不到呢？”

“百日之后，名单副本便会在“铁血教”的人手中！”

皇甫英陡地手按剑柄，栗声道：“我先毙了你！”

冶艳妇人毫不动容地道：“话已说明，动手请便！”

皇甫英气得手脚发麻，杀了这妇人，的确于事无补，而且后果可能更严重。万一名单真的落入“铁血教”余孽手中，武林中又将是一片血雨腥风。看这妇人从容之态，她所谓得了绝症的话可能不假，心念一转之后，寒声道：“你虽自称得了必死的绝症，可是现在你仍活着，如果……”

冶艳妇人立即接口道：“你不必说下去，我明白你想让我受些活罪，迫我说出真情，对么？不要打这个主意，拙夫远在百里之外，他不会来救我，而我早已准备了自了之道……”

皇甫英狂声道：“什么自了之道？”

冶艳妇人摊开了手掌道：“这是一种剧毒，早已涂在了掌心之上，只要用舌头一舔，你的打算便落空了。”

皇甫英不由打了一个寒颤，这妇人的心机，可说天下少有，竟能着着顾到，真本“七玄秘典”，业已交还了“浮图子”，总不能再要来交换。但对方算尽算绝，实在是没有旁的路可走，看来只有依从对方，待到把名单副本弄到手之后，再除却……

心念之中，沉声道：“如果在下寻到了那册秘典，怎知你夫妇没有第三个副本？”

冶艳妇人媚笑了一声道：“不会有那样的事，如果再要花枪，少侠一方必然不会放过我夫妇，而我夫妇也将永不能在江湖现身。那样，我们要不要秘典，练不练成秘典上的武功，就毫无意义了，是么？”

皇甫英恨极欲狂，却拿她没办法，她说的不无道理，如

果她夫妇真敢那么做，无论天上地下，也得把这对狐狸给找出来，当下吐了一口闷气，道：“好，在下答应照办，不过，有个问题在下想示以澄清……”

“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指名‘浮图子’的‘七玄秘典’交换？”

“因为他非答应不可！”

“为什么？”

“他的身份特殊，如果暴露了实情的话，‘铁血教’的人可能要先啖其肉。”

皇甫英不由心头剧震，这件秘密，怎会被对方知道的？“浮图子”是当年“铁血教”的掌令，为了该教的人神共愤的血腥行为，为了武林的生存，而不惜叛教与白道高手联合，一举而毁了该教，挽回了武林濒临末日的浩劫。照当初的计划，他将永远隐名埋姓，这件事只有少数几位前辈们知道，她夫妇从何知道的呢？这未免太可怕了！

心念之间，惶悚地道：“这秘密是如何探悉的？”

冶艳妇人得意地道：“我夫妻所知的，可能超出你的想，不过，我夫妻会永远守秘，至于为什么，尽可不必追究，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皇甫英暗地一咬牙道：“在下再问一句，尊夫是什么名号？”

冶艳妇人“格格！”一笑道：“少侠这一问是多余的，你明知我不会说出来。”

皇甫英气得七窍生烟，但他按捺住了，目前杀了她也属多余，对方可说狡猾如狐，每一步都在算计之中，虽然此中疑点甚多，对方不肯吐露，也属意料中事。当下极有风度地一拱手道：“百日之内再见了，在下告辞！”

冶艳妇人起身道：“蜗居偏远，无物待客，还请少侠见谅，下次见面时，当尽地主之谊。”

皇甫英内心有种啼笑皆非之感，淡淡地道：“好说，好说！”说完，扬长出厅，向外行走。

冶艳妇人送到门边，嗲声荡气地道：“少侠前途珍重，恕不远送了。”

皇甫英气她不过，口里“嗯！”了一声，回头道：“芳驾倒是礼数周到，在下十分心感，但愿在下重临贵府时，芳驾的绝症尚未发作，好使在下存机会还礼！”

冶艳妇人“格格！”一笑道：“当然，当然，凭少侠这句话，即使阎老五拘提令到，也要请他改期。”舌枪唇剑，犀利无比。

皇甫英解了缰绳，上了马登程而去，心里在想：“事到如今，连对方的来路都未摸清，却被捉弄于股掌之上，这笔帐迟早要本利收回，百日之期不短，还是先回‘公义盟’缴命，然后再出山办这件事。”

岔回官道之后，催马疾驰，朝垣曲进发。

一路之上，愈想愈气愤难消，对方会抄下了名单副本，实在是意料不到的事，他也想了“梦里花魂”燕小凤，将来碰面时，这误会如何解释呢？

入晚，到了垣曲，投店住下，略一打听，手下铁卫士业已在前半日走去了，他觉得没有追上去的必要，遂安心地住下。

时正三更，万籁俱寂，皇甫英被一缕异声，自睡梦中惊醒，睁眼隔着纱帐望出，只见房门已启，一条人影，已朝床前悄悄移近。

皇甫英不由暗吃一惊，但艺高人胆大，他仍装做酣睡不

动，双掌却已暗中蓄劲。

那神秘人影，在床前三步之间停住了。

由于灯火已灭，房中漆黑一片，又加上一层纱帐，所以看不真切，但凭他暗夜视物的神目，隐约可以看出来，来的是个蒙面人，对方意在何为呢？

神秘人影缓缓扬起手掌……

皇甫英劲力蓄足，准备予以猝不及防的反击。

可煞作怪，那神秘人扬起的手，倏地又放落下来，转身悄然离去。

皇甫英大感困惑，来的是什么人？目的何在？为什么突然收手？当下也不声张，立即翻身下床，着鞋理衣，抓起长剑，追出房门，掠上屋面，放眼四下一张，星光之下，只见一条淡淡的人影，越屋而驰，速度不快，但已在数十丈外。

他毫不犹豫地追了下去。

追了一程，双方的距离，缩短到二十丈左右。

前边的人影，似乎没发觉被人盯踪，仍是不疾不徐地驰掠，皇甫英为了要查个究竟，也不惊动对方，保持这距离蹑下去。

不久，出了城，地点越来越荒僻，双方均已落地追随。

约莫也奔行了七八里，皇甫英心中已感不耐，已拟追上前去，查问个明白，眼前突地出现一座大庙，那人影倏地越墙而入，皇甫英身形一紧，跟着掠入庙中。

这庙年久失修，相当破落。

穿过枯枝败叶堆积的院落，来到大殿之前，只见那神秘人影，站在殿门外的廊柱边，朝里发话道：“客人业已请到！”说完，顺殿廊一晃而没。

殿内无灯无火，漆黑一片。

皇甫英站立在廊檐阶下，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苍劲震耳的声音，自殿中传出：“是皇甫英统领么？何妨移近些？”

皇甫英心弦为之一颤，听声音殿中人功力相当惊人，对方一口道出自己的来历，而自己对于对方一无所知，当然他不能示弱，这谜底必须揭穿。于是，缓步上阶，直趋殿门，目光朝内一扫，却不见任何人影，不禁微感惊愕。

苍劲的声音又起，道：“论辈份，老夫只能直呼你的名字，皇甫英，令师无恙否？”

皇甫英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自己的师门，江湖中无人知晓，如果对方是与师门有来往的长辈，自己该听出来，因为师父实际上等于是隐居，除少数几位师执之輩，根本不见外人，而对方的口气，是以长辈自居。

而更令他骇震不已的是闻声不见人，相距咫尺，却听不出声音发自什么方位。

但他又不能不应，只好反问道：“前辈是哪位高人？”

说完，他凝神注意倾听声音所发的方位。

“老夫‘梦里游魂’，难道你没听令师提过？”

皇甫英不由头皮发了炸，声音似东又西，根本辨不出方位，而师执之輩中，根本没有听说过“梦里游魂”这名号。

当下期期地道：“这个……恕晚辈耳窄……”

“什么，你师父没有向你提起过？”

“没有！”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晚辈从不诳语！”

“嗯！这也难怪，老夫与令师过从时，你尚未入门，你说他近况如何？”